

钱眼识人

坦荡荡的“恨意”



情人看剑



新晋威尼斯影后辛芷蕾的获奖片《日挂中天》正在院线公映，不得不说不说奖杯的加持，让影片获得的关注在目前的影市已经算耀眼，不少观众也选择将目光投向了女演员和她的角色，拿奖当之无愧，我也不赘述了。

反而是自己买票去影院看了之后，对于片中的男性角色也有些唏嘘，并且认为这些角色成为影后吸收到的情感与能量。有些细节散见在执行坚定的女性叙事主线里，可圈可点。张颂文饰演的葆树是广东韶关人，单传，所以电影中一些表演细节里都有他大男子主义的影子，肢体的松垮，走路拿着劲等等，是过去生活的残影。并且葆树是“妈宝男”，所以他最想问清楚的就是，为什么母亲见了女主角美云没几天就走了，知子莫若母，他母亲可能心里也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儿子顶了罪，当时找美云说好

话，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儿媳，但也看透俱往矣，所以心伤而猝。在片中，西瓜出现的频率很高。这个道具用得还不错，第一次它是用来“调情”，冯绍峰饰演的有妇之夫用手接住瓜籽，以示宠溺；第二次，美云在厨房切瓜，并且把瓜籽挑出来，客厅里是情人与前夫尴尬对话，挑瓜籽的动作暗示葆树的大男子过去，是过去两人生活状态的回魂。第三次，美云撒气，把没吃完的西瓜扔进垃圾桶，就是恨自己的软弱，跟过去纠缠不清。

已婚男与美云关系破裂，分开的根本原因其实还不是女儿割腕威胁，而是美云犯傻了，把前夫顶嘴的秘密告诉他，片中台词暗示情人正在寻求晋升，生存相对于出轨，更难以容忍的恐怕是对方有案底。这个男人是一个更怯弱，更自私但包装得很体面的男人。

估计很多人对结尾突然的悲剧有些不理解，我觉得从剧本来说，其实有一个伏笔，美云去找服装厂老板要钱，与老板娘有争执，她情急说你这样怎么对得起肚子里的孩子，对方说她恶毒，所以结尾她突然流产，失去与情人最后的链接，是有一些因果报应的色彩。而她拿起水果刀那一瞬间，就是上不了天堂不入地狱，与过去的生活有一个了断。葆树其实主观上救了美云三次，第一次车祸顶包，第二次电梯故障让美云先爬出去，第三次就是被水果刀戳破肚子时故意拉近对方，用身体挡住伤口。也不能说爱，我觉得是一种本能。有些大男子主义就是觉得我可以顶。对于美云来说，又是一种长期的情感绑架，逼着她去做贤惠、服从安排的小女人，她不要。想起老辈人的说法，斗米恩成一世仇或大恩即大仇。

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，有一种pua就是弱者进攻或者弱者外交，你对我的好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，很不堪。也许，明晃晃、坦荡荡的“恨意”是我们漫长人生需要的，是我们守住脆弱边界，重新开始的现实理由。

钱德勒  
媒体人

唐朝的母亲



开播至今，《唐朝诡事录》系列第三部长安篇跃居豆瓣“一周华语口碑剧集榜”冠军，可说是不负“唐诡迷”期待。卢凌风与苏无名，一武一文，这回继续带领小分队深入民间，环城探案，让人好奇这一路又会遭遇那些魑魅魍魉。前几个单元故事里，尽管也有珍奇异兽，目光却更为贴近市井与人性，拿剧中台词来说，“此乃家事……亦是人间烟火”。

尤其是剧中的两位母亲，一个是岳丽娜饰演的长公主，一个是杨昆饰演的赤英，前者居庙堂之高，后者处市井之远，对待儿女皆流露拳拳爱意，其母鸡护雏之态，实在令人动容。“再有矛盾，也是亲爹亲妈”，在这部剧里却行不通，亲妈固然爱得深沉，如何面对和消化这份爱，除了二十四孝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出路，《唐诡长安》给出了一些回答，对与错另说，至少姿态与勇气都让人佩服，因为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。

赤英与女儿舞阳的故事，出现在第二个单元故事《成佛寺的哭声》里。这完全是因为母爱泛滥造成的一桩案件，舞阳为了摆脱母亲的控制，精心设局，伪装失踪。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她一路遭遇不同劫持，真的成了“消失的她”。顺藤摸瓜起来，始作俑者仍遥遥指向母亲赤英。因为舞阳长了一张酷似武则天脸，所谓怀璧其罪，自小被人觊觎，有爱天后的人，也有恨天后的人，接近舞阳都是拿她当替身。这成了母亲控制舞阳的理由，“都是为了你好”，舞阳便成了一只笼中鸟。

成佛寺里女子的哭声，其实来自寺内栖息的一种名唤夜行游女的怪鸟。据《酉阳杂俎》描述，“夜飞昼隐，如鬼神。衣毛为飞鸟，脱毛为妇人。”夜行游女鸟也是女性命运的某种隐喻，每夜哭不停是她们的宿命。也有像舞阳这种不信命的，一心挣脱牢笼，她的金句铿锵有力，“死本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人被束缚。”即使出逃路上遭遇艰险，恐怕她也不悔自己这样奋力一搏，无期徒刑比死更恐怖。

长公主的母爱则贯穿整个唐诡系列，她与儿子卢凌风的关系更为微妙。因为长公主与天子的权力斗争，让身在其中的儿子永远处于两头拉锯的状态，听皇帝的话还是听亲妈的话，一头是忠一头是孝，左右为难。这是唐诡系列最具看点的感情线之一，演了三季仍扣人心弦。长公主就是高贵的赤英，极为强悍，卢凌风则是男版的舞阳，既渴望母爱，又时刻保持清醒，他有自己的主意。

两位母亲都要面对桀骜难驯的子女，舞阳要自由，敢和心上人私奔，卢凌风心怀社稷，不站队，不屈服，很多时候母爱就是糖衣炮弹，他便在与之周旋的过程中，时而无情，时而无情，立住了丰富又复杂的人设。

当探案小分队在中途拦下舞阳时，面临一个相当棘手的抉择，是放走她呢还是把她带回母亲身边。最终尊重了舞阳的选择，肯定大唐儿女追求自由的勇气。这一决定合情合理，充满人性温度，更难得的是，对于追赶上来的赤英，他们也未阻拦，相信舞阳经历这一番成长，自有应对之术。

长公主那边依然顽固，在第三个单元故事里，卢凌风劝她收手，退出朝堂之争，颐养天年。她白眼一翻，“娘老了吗？”看来这场母子争执，还有好戏在后头。

花言峭语

琥珀制造者

写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时候，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

2025年11月1日，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，作家辽京凭作品《白露春分》摘得首奖。因为这一届强调“编年史”和“年轮”“文学生态记录者”这个概念，我想把这个概念形象化一下，于是想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上的《琥珀》，找到了葛维屏老师的考据文章，葛维屏老师说，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德国的科普作家布魯諾·汉斯·比尔格勒，这篇文章在1940年由顾均正翻译成中文，刊登在《中学生》杂志1940年第22期上，1950年收入由叶圣陶校阅、新华书店发行的《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》。

最有趣的细节变化，就出在课本的第一句。最早发表的《琥珀》译文里，第一句是“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约莫算来，总有几千年了”，后来，这个数字变成一万年、几万年，直到2017年部编本语文课本里，才改成了“几千万年”。这个数字的变化，很能说明每个年代的人们对科学的认识，想象力空间的拓展，以及对“科学”“知识”的微妙态度。而《琥珀》课本本身，也在特殊年代，一度在语文课本里消失，直到七十年代末，才又出现在语文课本里。

就是说，不但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本身，在记录或者描述历史，而它的遭遇，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、改动、取舍、诠释甚至过度诠释，也和人所在的年代紧密相关。

文学是这样，和文学相关的历史、讨论、奖项，其实也是这样，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像琥珀一样，做一个文学历史的记录者，试图记录每一年的文学故事，凝结每一年文学叙事的微妙变化，结晶每一年的文学生态或者心态。

文学的存在，就意味着记录。自从文学诞生那天起，就有人高呼“文学死了”“小说死了”，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此刻，人们都认为，“这次不一样”，文学死定了。但也有人发现，发动这场人工智能浪潮的硅谷大佬们，认识未来和规划未来的方式，和科幻小说如出一辙，从虚拟币到UBI社会构想，从长生不老药到脑机接口，以及马斯克的最新讲话，“人要使自己有趣”，所有这些，其实都已经被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描述过很多遍了。社会的走向有赖于人的想象力，而文学是这种想象力的实验室，也是这种想象力的记录者。文学推演了它，也记录了它。

文学世界里的一切信息，都是记录。辽京的《白露春分》是对2020年代的家庭、婚姻、人际关系的记录。张悦然的《天鹅旅馆》是对这个时代的阶层差异、仙凡有别，以及蕴藏其中的戏剧化、“像电影”部分的记录。吕铮的《大风暴》(入围了初选没有入围决选，但这个奖对类型化文学作品一视同仁)是对这个时代凶残、紧张的一面的记录，也是对这个时代的“男性气概”的要素的记录，尽管这种“男性气概”此刻正遭遇挑战。

文学奖的选择和讨论，也是一种记录。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年年更换，今年是黄子平、黎紫书、陆庆屹、施战军、孙甘露(按名字首字母排序)，他们作为具体的人，有自己的视角，有自己的观念和文学观念，也有自己的好恶以及文学好恶，有自己的性格和地理性格，也有自己对当下思潮的了解，对群众意见的评估，甚至对面前这些作者的接纳和反感。他们不可能是平均的，毫无瑕疵的，毫无个性的，但正因为这样，他们的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评定，都是记录。

文学奖的主题，也是一种记录。和此前的七届文学奖一样，这一届文学奖也有个主题：“时间永远分岔”。这个主题显然来自博尔赫斯在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中的观念，时间是包含所有可能性的复杂网络。而当下，“互联网让我们的生命经验变得单一，而文学的使命正是记述人文‘分神’，捕捉现实中的‘分岔时间’，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。”当它提出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恰恰说明，人类的生命经验已经变得单一，甚至连写作者也不能幸免，正如评委之一孙甘露老师说的：“此次入围的作者经历、教育背景乃至工作都非常相近。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相似性，入围的作品差异性不强、特异性不明显。”

因此，“分神”和“分岔时间”就格外重要。第六届的主题“必须保卫复杂”，第七届的主题“原创文学的原创性在哪里”，和这次的主题，其实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。

所有这些都解释了宝珀为什么会创办这样一个文学奖。当然，人类的记忆和选择，很受“近因效应”的影响，就是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人和事，更容易被记住，也更容易影响到我们。宝珀要书写新故事，主动书写故事，于是，它发起这样一个文学奖，让中国文学青年写下的许许多多故事，和他们的人生，汇聚在一起。

对我来说，文学类似于某种佛法，而佛法无边，容纳一切，叙述一切，是一切的托盘。它是一切，一切也是它。即便它碎裂了，也是因为，它像碎裂的镜子，每一个碎片上都携带着最完整的景象。

就在那些碎片即将沉没在无边宇宙中的时候，我们滴下树脂，把碎片包裹，封存，交给时间，试图把它变成琥珀。给未来留下一份可供解读的记录。

韩松落  
作家

长凤新  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